



Miyabe Miyuki

宫部美雪

犯罪



邻人的

邻人的犯罪

〔日〕宫部美雪 著 夏淑怡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邻人的犯罪 / [日] 宫部美雪著; 夏淑怡译. —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3.1
ISBN 978-7-5442-5713-8

I. ①邻… II. ①宫…②夏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65899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11-103

WARERAGA RINJIN NO HANZAI

by MIYABE Miyuki

Copyright © 1990 MIYABE Miyuki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Bungeishunju Ltd., Tokyo.

Chinese 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

OSAWA OFFICE, Japan

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邻人的犯罪

[日] 宫部美雪 著

夏淑怡 译

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张锐

特邀编辑 杜益萍

装帧设计 金山 张艺宸
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本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

印张 5.75

字数 100千

版次 2013年1月第1版

印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42-5713-8

定价 25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www.readinglife.com
出品

目 录

邻人的犯罪	1
这孩子是谁的	51
仙人掌之花	79
贺电杀人	107
自杀心情	141

邻人的犯罪

我らが隣人の犯罪

1

六月中旬，我们终于开始自救。

我叫三田村诚，初一学生。在校成绩、身高都属中等，但是成绩从后面倒数回来、身高则是从前面数起更快。有时觉得两者若是倒过来会比较好，但还不至烦恼不已。

我和爸妈、老妹智子，一家四口住在距离东京市中心搭电车约三十分钟车程的“集合公寓大町台”。这里共建有六栋可供三代人入住的美式公寓，我们住在第三栋楼中央。

我们大约半年前搬到这里。当时爸妈决定离开共事的计算机软件开发公司、自行创业，所以必须搬出公司的宿舍。爸妈每周买回一本看似十分厚重的住宅信息，老拿着毡尖笔圈寻好的房子。

我们家运气不太好。爸妈虽然一一申请东京市内新盖的公寓，但全部没有抽中，不得已只好将目标转移至二手房，也好几次和

相中的房子失之交臂。在此期间，我开始对爸妈的能力产生怀疑。他们的运气如此差，真能在竞争激烈的软件行业立足吗？

总之，我们终于在“集合公寓大町台”安顿下来了。这里当然是二手房，听说以前的住户住了半年就脱手转卖。中介解释说是屋主换工作的关系，绝非命案之类的凶宅。爸妈立刻付了定金——应该和以前总是尝到苦头的经历有关。房产要顺利弄到手，动作要够快。第二天就签合同了。于是“集合公寓大町台”第三栋楼中央的房子成了我们的新家。

看了住宅信息之后，我只觉得很惊讶，上面刊出了那么多房产信息，每处都还是会有买主出现。每次只要认真看上三页，我的眼睛便感觉疲倦异常，然后从那些细长的表格及字里行间，好像会听到“想要房子想要房子想要房子”的喃喃声不绝于耳。这种感觉比流传的怪谈更恐怖。

我们一家人在抢到房子、决定搬进去时，有点莫名地沾沾自喜。再怎么说明，这里最大的好处就是到市中心只要三十分钟即可，而且，我们所在的第三栋与紧临的小型自然公园又仅一排栅栏之隔，从窗户望出去，有点像是居住在绿意盎然的山中小屋。当时一家人的感觉是：我们终于也有时来运转的一天了！

可是……

我们右边的邻居是一个名叫桥本美沙子、三十岁左右的女人。刚搬完家、拜访完邻居时，老爸说：

“这里的房子全都是出售的吧？就算是贷了款，一个单身女

子靠自己买房子还是很了不起。”

老妈却有点鄙夷地说：

“她才不是靠自己！这怎么可能嘛！”

没错。桥本美沙子是住在男人买给她的房子里。即使我不像老妈那么敏锐，在看到有个体格不错的中年男人经常进出她家后，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

起初，爸妈还担心我和老妹会受到不良影响。其实没那么糟，电视、杂志上报道过更多更惊人的事情。邻居有一两个“关系特殊的人”，多少会引起我们的兴趣，但还不至于危及身心健康发展。

只不过，眼见爸妈为了养育我们兄妹、经营公司、还房贷而总是负担沉重，相比之下，那位平日只在晚上或是周六下午开着奔驰车前来与情人幽会、从容不迫地消失在门那一端的发福大叔的确使人想得很多。

总之，世上总有些不公平的事。虽然老师、父母一再谆谆教诲“一定要努力，只要努力便能获得回报”，但我始终没把这些话放在心上，因为大人的生活中实在有着太多不公平的事了。也难怪一些认真看待“只要努力便能获得回报”的人，长大成人后一旦放弃自我，便会做出为了和高薪男人结婚而杀掉旧情人，并把尸体装进行李箱丢弃之类的事。

所以说，我并非不尊敬我爸妈。我甚至觉得我爸妈，以及所有能够在充斥不合理事情的世上拼命工作的大人都很伟大。但是如果在大人面前谈论我的想法，肯定会挨一顿好训，我只好保持

缄默。

不管怎么说，在“集合公寓大町台”令我们头疼的，倒不是桥本美沙子本人。

桥本养了一只狗，是全身雪白的狐狸犬，名叫咪丽。如果是在其他情况下看到这只狗，例如在马路上散步或是在超市被主人抱在怀里，顶多称赞它好可爱就够了，但对我们这些邻居来说，真是拿它没辙。刚搬来的时候，连只住一晚的祖母都直言大骂“隔壁那只臭狗”。

咪丽真的非常吵。

它一旦开始吠叫，总令我想起老战争电影中的机关枪——绝不是那种现代电影中出现的智能火炮、脉冲步枪般的声音，而是更尖锐的响声。就算断断续续的，它也经常吠个不停。真不知它哪来那么多精力。

连主人都嫌烦吧。这是我们一家人刚开始诧异于它的吠叫声的感想。我曾想过，也许桥本小姐有听力障碍，为了小心门户得养只看门狗。但某天我直到深夜仍在听向朋友借来的CD，隔着墙壁听到她无趣地叱喝一声“吵死人了”，于是这么善意的解释也瓦解了。

桥本真的在饲养它，从不认为它是只惹人厌的狗。

我爸妈——虽然由我来说有点奇怪——是非常认真的人，他们即使要去抱怨咪丽恼人的叫声，也一定会先确认管理规则。也不知是否故意不让人看到，公寓的管理规则最后才出现一行芝麻

般的小字：“原则上禁止饲养宠物。”

在我想来，这是当然。美式公寓乍听之下感觉不错，但只不过是西式长廊屋（这是老爸对亲戚谈及新居时的用词，当时我也才懂该名称的意义），一大栋建筑以内墙隔开，供几户家庭住，所以中央的住户不仅是外墙、屋顶，连内墙都和两侧的邻居共享。就传音效果来说，和一般大楼公寓一样，或许还更严重，因为美式公寓连屋顶的空间都是相通的。

“原则上”的但书通常是徒具形式的。爸妈试着鼓足勇气去找管理员投诉，但对方的回答是，规定上确实禁止养宠物，但对于搬进来前就饲养的宠物，总不能叫人家扔掉或杀掉，所以只好准许。如果真的造成麻烦，那么请你们自己用常识和良知的判断，设法找邻居圆满解决。爸妈闻言血压同时升高，悻然而归。此后，他们直接找美沙子交涉，也只是让血压飘得更高而已。

住在我们左边的田所夫妇没有小孩，经营着几家咖啡店，经常不在家。尽管如此，咪丽吵人的叫声通过屋顶空间的共鸣，好像也让他们很苦恼，我就曾看到爸妈偶尔和田所夫妇皱着眉头交谈。据说，田所家的交涉也同样碰了壁。

大家都找不到解决方法。

美沙子饲养宠物的方式也相当怪异。

她从不带咪丽出去散步，一次也没有过。咪丽根本是“室内犬”，它恼人的叫声一概通过墙壁清晰传递。美沙子去购物、美容、

打网球时（她好像是附近网球俱乐部的会员），怎样处置咪丽呢？她只是把它留在家里，锁上门便出去了。咪丽能接触到外面的空气，一个月只有一次，也就是美沙子带它去宠物美容院的时候。就连这时，咪丽都还是被装在提篮里，放在美沙子蓝色奥迪轿车的后座上。

美沙子把咪丽当千金小姐饲养，经常让它戴华丽的项圈、穿衣服。

她还经常对它说“小咪丽真是好孩子呢”之类的话。一旦咪丽狂吠响应，更可以听到她哄婴儿似的话语。有一次老爸竟然说：“可以试着喂咪丽吃些安抚婴儿哭闹的药，治疗它的夜吠吧？”我认为不这么做为好，因为美沙子可能会信以为真。

“完全是压力的关系。”

毅彦舅舅为庆祝我们搬家来吃晚餐时，听了咪丽的叫声后如此断定。

毅彦舅舅是老妈最小的弟弟，去年总算大学毕业，现在在东京市内一家中等规模的私立医院秘书处上班。每当过腻单身外食生活、得自己煮饭时，他经常跑到我们家来打牙祭。

“为什么是压力的关系？”我问。

“如果把你一直关在家里，你也会变成这样。你一定会大声喊叫或唱歌。狗也一样，运动不足加上压力的累积也会导致它们吠叫。听它歇斯底里的叫声，我的判断一定没错。是什么品种的狗？”

我一回答是狐狸犬，舅舅立刻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这种狗最会叫了。它们原本就是养来看门的，叫声又响又吵。最近比较流行的宠物狗都是安静的小型犬，还在饲养纯种狐狸犬的，好像没剩几个地方了。”

舅舅话音未了，正好被咪丽一阵刺耳的狂吠声扫过，听不太清楚。

“真是够吵的。”舅舅瞪着墙壁讶然道。

动物就字面意思可以写成“会动的东西”，所以运动是必要的。舅舅这么教我们之后，第二天我从学校回来，算准美沙子小姐外出时，便尽可能装出一副乖巧可爱的模样试着问她：

“阿姨，我很喜欢小狗，想偶尔带咪丽去散步，可以吗？”

但她只瞪了我一眼。

事后我反省，该不会是称她为“阿姨”不妥当吧？但已经太迟了。

我们决定将咪丽“终结掉”的那晚，舅舅又来我们家了。咪丽仍然肆无忌惮地狂吠。

“你们还真能忍啊……老姐和姐夫难道没去投诉吗？”舅舅问。

那晚，老爸加班还没回来。过了七点才回来的老妈，眼睛周围明显出现黑眼圈。就像我一直担心的，此时正是爸妈在软件业奋斗得最辛苦的时候。根本不能指望会像电影里经常出现的情节一样，在快结束时戏剧性地出现援军。仔细观察他们俩的眼眸深

处，我似乎可以瞧见“超载”的字眼在闪烁。

老妈停下洗碗的手，模仿比自己高、优雅的美沙子翘臀的模样，还故意歪头用假音说：

“养狗是个人的自由吧？”

舅舅苦笑一声。

“没什么好笑的！”老妈用力扭紧水龙头关了水。这个动作充分表现出她想掐死那女人和那只可恨的狗的心情。

“我老是睡眠不足，而且那只该死的狗一开始吠叫，连接个电话都听不清楚对方说些什么。看电视也一样。总之，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分昼夜地饱受轰炸。”

“连生物钟都乱掉了！”舅舅说道。

“压力的关系吗？”我问。舅舅点点头。我因此心想，要是老爸和老妈到了晚上变得很爱大吃大喝，就非得注意不可了。看来他们两人承受的压力不输给咪丽。

“虽然塞了耳塞睡觉……还是没用。早上一起床，就觉得脑袋里像是塞了棉花一样，闷闷的。”老妈坐在椅子上揉太阳穴。

“小诚，你们也塞耳塞睡觉吗？”舅舅问。我摇摇头。

“智子会头痛，所以讨厌这么做，而我睡前都戴着耳机。”

“这样不好……会重听的！”

“你看吧！”老妈说道。

“可总比咪丽的叫声好吧？也不会形成压力。”

“智子的情况怎么样？”舅舅转身面向老妈，压低声音说话。

我老妹智子身体虚弱，现在才念小学五年级便经常请假，从一年级至今，上课天数比正常四年级学生的还少。

智子现在还在二楼的房间里睡觉。体弱多病的小孩不只会对父母撒娇，自己也会因此觉得相当丢脸。一旦暗自听到父母嘟囔着“又发烧了，真伤脑筋”之类的话，他们会很受到伤害。舅舅尚未为人父，居然能懂得孩子的某些心情。每次一谈起智子，他一定会压低声音。可是，老妈还是用同样的嗓门回答：

“今天她还有点发烧，又没去学校。”

舅舅的顾虑完全白费。

“嗯……老姐，要不要带她去看心理医生？”

“心理医生？”

“嗯。总之，病由心生。以智子的情况来看，我觉得她不想去上学也许另有原因，才会使她出现轻微发烧、肚子疼的症状。要治好她的病，光看普通内科是不行的。现在有种包括心理咨询的治疗，我们医院也开设了，如果可以，要不要带她去看看？”

老妈托腮靠在桌上思索。

“这样啊……”她苦笑地看着弟弟，“医疗保险可以支付吗？”

“嗯——啊，大概吧。”舅舅竟然支支吾吾起来，“我想，应该没问题。”

“说实话，我们已经受够了！”老妈叹了口气，“我们似乎太早自立门户……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”

这时，咪丽又开始狂吠。

“无论如何都要修理一下那只可恶的狗！不然成天只能头疼。”

“你们买错房子了。考虑过找其他房子搬家吗？”

“你说得倒简单。我们和你这种没负担的单身汉可不一样。现在孩子正是花钱的时候，还有大笔贷款要还，哪儿那么容易……”

说到一半，老妈忽然想起一旁的我像坐在网球场上正静静地听着。她眼中掠过一丝“让小孩知道家里的经济状况是教育上所不乐见”的教训意味，嘴角挤出笑容。

“啊，算了。过几天我再想一想。”

随后，舅舅嚷嚷着“喂喂，我们的小公主好吗”，出现在智子的房间里，和她聊学校、医院发生的趣事。其间一度传来咪丽的叫声。智子捂住耳朵、蒙上被子，舅舅用“她总是这样的反应吗”的眼神看我。我点头回应，示意一直都是这样。

“就连在二楼也魔音穿脑。”舅舅握拳轻敲薄薄的墙壁。智子房间的壁纸是粉红色的，上面有许多可爱的无尾熊图案。舅舅说，想必这些无尾熊也觉得很吵。

舅舅在智子的房间待了三十分钟左右，离开前帮她量了体温。三十七度五。智子看上去很不舒服，眼神呆滞。

“我还在发烧吧。”连声音也没元气。

舅舅甩着体温计一本正经地回答：“才没有呢！一百度而已。”

他对憋声咯咯笑的智子道晚安后，走进我的房间。咪丽一开始吠叫，他便皱起眉头。